

名著阅读：鲁迅作品《呐喊》《彷徨》的文学价值

王西娅

西北大学 文学院

[摘要] 本文从三方面探究《呐喊》《彷徨》的文学价值，分别是艺术表现手法、格式的特别与表现的深切。首先，小说采用重复、象征、风景描写等艺术表现手法，词语、场景描写、人物语言和心理刻画的重复，通过设置意象、构思涂着象征色彩的人物和情节、渲染充满象征意味的背景和氛围，用描写风景实现文本象征寓理、格调与气氛创造、讽刺、抒情与写意、民俗风情展现等多种功能。其次，小说格式的特别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创造性使用，两大主要情节结构模式：看/被看的模式、离开—归去—又离开的归乡模式的凸显，在小说中赋予“日记”“传记”等其他不同文体信的内涵以及将主体渗入小说中的尝试。

[关键词] 《呐喊》；《彷徨》；艺术表现手法；格式的特别；表现的深切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2.1217

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作家创作的精神产品，具有独特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是什么？“由于文学不是自在之物，其价值不是天然存在的。文学价值需经由人来创造，再由人来感受、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以及他们所置身的复杂的客观世界都以各种方式为文学价值注入自我特色。”^①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件并不多见的现象。鲁迅的《呐喊》与《彷徨》便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究《呐喊》《彷徨》的文学价值，分别是艺术表现手法、格式的特别与表现的深切。

一、从艺术表现手法看《呐喊》《彷徨》的文学价值

小说采用重复、象征、风景描写等艺术表现手法，词语、场景描写、人物语言和心理刻画的重复，通过设置意象、构思涂着象征色彩的人物和情节、渲染充满象征意味的背景和氛围，用描写风景实现文本象征寓理、格调与气氛创造、讽刺、抒情与写意、民俗风情展现等多种功能。

（一）重复

《小说与重复》一书中将小说中的重复现象分为3类：第一类是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内心情态等。第二类是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第三类是同一作家不同作品主题、人物、事件的重复。

1. 词语的重复

鲁迅先生的小说多运用重复的手法，其中词语的重复最为经典一处便是《社戏》中的一段：

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等待中如受刑罚、度日如年的感觉便不着痕迹地从词语的重复中显露出来了。

2. 场景描写的重复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故乡》中这一场景在小说中出现了两次，在这两次场景中，叙述者分别作为体验主体和回忆主体这两个主体身份出现，场景的重复中显现了命运轮回之感，悲剧性的幻灭感与对未来新的生路的希望交织其中。

3. 人物语言的重复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我们反复咀嚼《药》中这一段人物对话的语言便发现，从

“简直是发了疯了”到“发了疯了”再到最后的“疯了”，在这一次次的重复中，人物的语言越来越短促显露出的想法也越来越坚定，参与其中认定夏瑜发疯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一段对于人物语言的重复，深刻揭示了先觉者所处的周遭是愚昧群众的环境。

4. 心理刻画的重复

她勇猛地觉悟了……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伤逝》中将涓生的这两种心理活动交叉、重复地刻画，这种矛盾自责的心理活动的重复运用深刻揭露了五四时代冲破家庭牢笼的男女青年在阴冷现实面前的忧郁苦闷。

似乎有谁在那里窃笑了。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他还听到隐隐约约的笑声。《高老夫子》一文反复描写高尔础的心理：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笑自己，人物空虚无聊的灵魂通过这些多次重复便充分显露了出来。

以上分析回应了在同一篇小说文本中的重复，我们将视线拉远，放眼《呐喊》《彷徨》这两本书，发现有多篇文本是表现了同一个主题，甚或者说是多篇文本中的人物都有重复的影子。

（二）象征

鲁迅先生虽是书写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但其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色彩、主观抒情性的特征。另外，他还深受现代主义中的象征手法的影响，在《呐喊》《彷徨》这两本小说集中多有体现。

鲁迅先生的小说中的象征意蕴的构成方式有三种，分别是设置意象、构思涂着象征色彩的人物和情节、渲染充满象征意味的背景和氛围。

设置意象，即在作品中树立一个核心意象，作为艺术主旨的聚焦点。无论叙事（情节形态）还是抒情（心理形态）都紧紧围绕这个聚焦点，扩大其负荷，深化其内涵，给作品带来象征色彩和意蕴。

（三）风景

鲁迅先生、沈从文先生和废名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风景的高手，鲁迅先生的小说中风景描写类型多样，发挥着多种功能：象征寓理、格调与气氛创造、讽刺、抒情与写意、民俗风情展现。

1. 象征寓理之景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狂人日记》中这一极简的风景描写，以及穿插在文中的月亮，无不象征着狂人的觉醒。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在酒楼上》的这一段风景描写，其中的“老梅”和“山茶树”是有象征寓理的意象，是对新文化斗士的礼赞。

2. 格调与气氛创造之景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云，仿佛有谁将粉笔洗在笔洗里似的摇曳。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白光》中这一股阴森森的气象扑面而来，渲染出陈士成孤苦的人生和凄凉的心境。

3. 讽刺之景

《祝福》中祥林嫂死后鲁镇迎来了爆竹声声的新年，结尾描写的这段风景很有新年的喜庆之感，可读来却与开篇的新年极为不同，充满讽刺之感。全篇批判了封建礼教对祥林嫂的戕害，最终导致了她的最后的死亡，而这段讽刺之景更是把对鲁镇民俗和文化的批判与嘲讽推向了高潮。

4. 抒情与写意之景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故乡》中这一段风景描写出现了两次，抒情写意之间表达了未来的美好期待。

5. 民俗风情展现之景

《孔乙己》中鲁镇的喝酒传统、《明天》中鲁镇的巫医之术、《风波》中鲁镇的头发之事与闭塞、《祝福》中鲁镇的年终大典，这些都是通过小说中的风景描写来铺开的一幅鲁镇民俗风情图。

二、从格式的特别看《呐喊》《彷徨》的文学价值

（一）叙事视角

中国古典小说多用全知视角叙事，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两本书中共有12篇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是为中国现代小说之新。

其中，《孔乙己》这篇小说是第一人称叙事中特别的一篇，同样是第一人称，但叙事者所担任的角色在故事中的地位并不是主人公孔乙己，而是县亭酒店的伙计，鲁迅先生在小说叙事者的选择上可谓煞费苦心。《祝福》同样是用第一人称叙事，但小说中有“我”和祥林嫂2个视点。

就算是使用古典小说中常用的全知视角，鲁迅先生的笔法也是不同。在《阿Q正传》中，一面以全知视角出现，另一面却称自己并非全知，连阿Q姓甚名谁都不知，这是对全知视角的嘲弄。《长明灯》是全知视角，但是以小说中群众的眼光作为视点。

（二）两大情节结构模式

鲁迅先生的小说有两大主要的情节、结构模式：看/被看的模式，离开一归去一又离开的归乡模式。

《示众》这篇小说是“看/被看”模式的原型与极致。小说的重点不在情节，也不突出某一个人物形象，而是通过群像的描写，勾勒出一幅麻木看客的漫长画卷。其他篇目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祝福》《长明灯》《孤独者》，皆是它的延展与深入。

《故乡》和《社戏》是归乡模式体现的最为典型的两篇文本。离开故乡已有日子了，心怀对故乡的眷恋归来，但故乡已不是小时候的样子，最终仍是带着失望离去。

（三）小说形式的实验性

鲁迅先生的小说是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而生长成熟的。他对小说形式的创新于后来人是典范与参照。

先破再立，鲁迅先生首破文体的限制，通过《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这两篇小说赋予了“日记”和“传记”新的形式和内涵。日记这一文体在古代一直被作为“一手材料”在书目分类的时候置于“史部”，而不是放在“说部”。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将日记这一文体引入小说，以“日记”作为小说的形式，

将格式的特别与表现的深切进行了联结，用虚幻写真实，艺术的抽象见证了现实的种种人心，这就是虚构的力量，小说的力量。《阿Q正传》以正传为名写小说，也是对小说形式的实验性尝试。

古典小说多是以叙述和描写为主要表现方式，以客观性、故事性为主要特征。而鲁迅先生的小说更注重主观思想、情致、意趣的表现，并尝试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孤独者》一文中，写“我”和魏连没两个人物的交往和对话，实则是写自己一人内心的矛盾。在《酒楼上》一文中，吕纬甫又何不是鲁迅心中的另一个自己呢。

三、从表现的深切看《呐喊》《彷徨》的文学价值

“重读鲁迅文字，体会他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的冷峻刻画，感受他对旧礼教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这是《呐喊彷徨》一书封面上的标语。从这句话中，我们便可窥见鲁迅先生小说作品表现的深切。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而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又是中国历史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产物。伴随着语言变革、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呼应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重大剧烈的社会变革，战争及其创伤、政治运动、经济发展等，救亡和启蒙成了那个时代的双重变奏，批判封建思想、批判国民性、人的现代化、焦灼感与危机感等重要命题扭结在一起。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历史地位不仅体现在其格式的特别，更为重要的是它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和旧礼教之下那拥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国民劣根性。《药》中，华老栓夫妇相信血馒头可救命是为封建愚昧；《风波》中与头发有关的那些封建残余；《祝福》中，祥林嫂正是在封建礼教的戕害下最终走向了生命的尽头。《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欺负比他弱小的小尼姑；《祝福》中，祥林嫂身边那些以她的悲惨经历为笑料谈资的麻木看客；《长明灯》中，先觉者战斗的失败和悲剧的命运与那些冷漠愚昧的群众有着直接的关系；《示众》一文更是直接集全篇之力来描写一众愚昧看客的群像。

要想深入理解鲁迅先生的作品，就不得不回到二十世纪的中国。那是刚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年代，那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那是询唤出新的青年的时代，那是社会问题喷涌勃发的时代。呐喊之后，必有彷徨。先觉者们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国民劣根性，最终还是将批判的目光看向自己，新青年们作为新的历史主体在中国前进的这一十字路口上也困惑着迷茫着。无论是《孤独者》《在酒楼上》还是《伤逝》，我们在魏连没、吕纬甫和涓生的身上都看到了鲁迅先生自我辩驳的影子，也看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新青年身上所承载的焦灼感危机感。但他们难行能行，从不觉醒中觉醒，并唤人觉醒，孕育新生的希望！

注释：

①张永刚，董学文：《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233页。

参考文献：

[1] 鲁迅. 呐喊彷徨[M]. 译林出版社, 2012
[2] 张永刚, 董学文. 《文学原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作者简介：王西娅，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研究方向：文学教育、语文教育、教师教育。